



女作家爱心系列

王英琦

我们头上的
星空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头上的星空/王英琦著

ISBN7—80607—102—4

I. 我…

I. 王…

Ⅲ. 中国—散文—当代

N. I · 267

我们头上的星空

王英琦著

终审:成平

策划:成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江西省宜黄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8.625 字数:146千字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册

ISBN7—80607—102—4/I·59

定价:10.80元(简精装)



王英琦

王英琦，当代散文家，1954年1月生，安徽合肥人。当过知青，工人，政工干部，记者等。现为安徽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作品曾获省级及全国奖，并被介绍到国外。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热土》、《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我遗失了什么》、《情到深处》、《美丽地活着》、《远郊不寂寞》、《王英琦散文选》等15部作品。

目 录

乡居琐记.....	3
看社戏.....	8
炒凉粉	16
食素者言	20
远郊不寂寞	23
远郊无童话	36
别“蓬荜堂”	50
最原始的，也是最本质的	53
王楼长上任记	62
高侄女与矮姑姑	68
我很矮，可是我不蠢	74
菱角河的悲剧	81
甲戌年江淮奇旱记	88

乡关何处	99
重返外婆的家园	104
美丽地生活着	114
生活的散文	123
活出女性的滋味来	129
那有形的和无形的	134
没工夫闲愁	143
永远的女游子	150
以生命的名义	160
享受生活之轻和艺术之美	165
爱，但不迷失自我	170
大师的弱点	177
求道者的悲歌	186
我们头上的星空	194
反俗境界与散文精神	208
幽默着，是美丽的	215
语言是要一点子悟性的	220
以真诚，以朴素	224
非冰，亦非剑	228
沪上随笔	232
无需援助的思想	239
帝国的殒落	254

乡居琐记

村西头那几只可傻可傻的大傻锅又支棱起来了。
又有人家要娶亲了。

时令进入农历腊月以来，这儿郊区乡下的鞭炮就没个绝。

乡下人不比城里人，结婚没个准时，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喜日，都可以拜天地。

乡下人不行。他要择个农闲的日子，他要苦巴巴地攒一年的血汗钱。熬到年终，他得闲了，手头富裕了，这才可以思谋着择婚期娶媳妇的事。

择婚期也有说道。逢双不逢单，图个顺头吉利。每逢双号的那日早晨，你就甭想睡懒觉，鞭炮声会炸得你寝不安席。你只能隔天睡个安生觉。

入乡随俗。每遇到这种喜庆的日子，只要路不远，

天不雨，我总是背上儿子，去凑凑热闹，拾几块喜糖，感受一点菜农的生活乐趣。

人真个是奇怪的动物。早些年我最不爱热闹，最心烦人多的地方，现在年齿渐长，反倒喜好往人堆里钻——这也算一种逆反心情？

想想也是。前半生，下放、上调、求知、浪游……没好生过几天人的日子。如今弹指一挥间已是人届中年，痛感失去的太多，不可能再活个一辈子，故而只想在后半生好好过点真正人的生活。

这种生活不可能在文学圈子内找。这些年世风沦落，“文痞”横生，虚伪和功利，早已使一部分文人变了质，失去了良知，哪儿还有半点真情可言？

这种生活也不可能在“上层建筑”找。自古官场多薄情。人一沾上点官气，一踏入宦海生涯，就往往失去了人味，就权欲熏心，六亲不认，除了冷冰冰的官场应酬，就是毫无人情的文山会海。

人间真情在底层。所以，梵·高才下了煤矿，高更才去了塔西堤，老舍才会对龙须沟的小人物一往情深，赵树理才会矢志“山药蛋”，对他的生身热土念念不忘……

所以所以——所以，我才毅然揖别我那远在省城的温暖小巢，义无反顾地来到这远郊乡下。

二

我在心里为那家的新娘子打着分数。

她着一袭红袄，模样儿不丑，就是黑点，有点黑里俏的味儿。

新娘的妯娌嫂我是认得的。我们常在一块唠嗑，扯点孩子长日子短的事儿。听她说，新娘的家就在邻村，是个殷实人家，陪嫁的东西大到冰箱、彩电，小到电毯、电熨斗。

我去参观了一下新房，新房满满堂堂，“带电”的玩艺还真不少。这些年改革开放，菜农们的日子真的是富起来了。只是室内现代化水平虽是不低，但若照“臭文人”的说法，层次低了点，大红大绿多了点，缺点所谓的艺术味儿。菜农们的审美情趣有待提高。

新娘新郎是对老实人，见我来了，忙沏茶拿糖，儿子的口袋被塞得饱鼓鼓的。

时至中午，新娘新郎的三姑六婆开来了，邻近“凑份”的乡亲们也来打牙祭吃份儿了。大院内硕大的肉案上，整个猪顷刻化整为零，七八个剽悍的乡村炊夫清一色围着围裙，嘴上险愣愣地叼着烟，此切彼剝，忙得热火朝天。

须臾，几十张饭桌拉开了，几百个大海碗里的荤荤素素端上来了，你就听吧，那个吆五喝六声，那份觥筹交错海喝豪饮，直闹得山河失色，日月无光。

待席散筵尽，残剩的酒菜，主人便招呼乡亲邻里拿碗盆倒了去。乡下人不在乎什么卫生原则，恪守吃光不为浪费的古训。

置身在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之中，你会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平凡，一样是泥土的女儿。没有人对你的职

业、身份感兴趣，你也无须对谁设防，对谁留一手。

好久没有这样大轻松了。自从背上点虚名，大小“气候”成一个作家后，我就感到活着的累，活着的沉重。可是在这里，在这远离城市的郊区，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拿租金的普通房客，只晓得我是“一个小男孩的妈妈”。我无须在他们面前装得很深沉很有学问，无须显得很有风度很有教养——爱惜那点可怜的羽毛。我对他们无所求，他们对我亦然。这种完全摆脱了功利色彩的接触，完全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交往，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平等的接触和交往，才能产生最真诚最动人的感情。

三

有时候，真是羡慕庄户人家“贫贱夫妻”的小日子。

那是一次去串门。女的下地干活去了，男的下班刚到家，便一头扎进了厨房。一小会工夫，男的做了满满一锅肉丝面，端到田头，让累了半天的妻子享受，自己却接过锄头干开了。

不知为什么，这幅“田头恩爱夫妻”画，一直印在我的脑中，不褪色，不消失。是的，它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海誓山盟，既谈不上震撼人心，也算不得轰轰烈烈，可是它却那么真实，那么朴素，它比诗更诗，比散文更散文……

年轻时，曾那么向往一场舍身忘死的爱情。到了中年，才彻悟，人世间，原本没有这种爱。即使是一个

浑身是情的伟大情圣，他的爱，也不能超凡入圣，也不可能终生与爱同行，在爱河永浴。爱情，就其本质来说，是多变和不稳固的。而且，越是伟大的爱情，往往越是有着可悲的结局。

有位诗人说得好：只有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作为一种理想，我不反对人有点“爱情理想主义”，但在现实中，也理想到非斯人不嫁，或非伊人不娶，空耗一辈子，则感到大可不必。

以前，每听人说，某某光棍了几十年，就为了坚守心中的信仰，就为了供奉心中的偶像，我总是崇敬之情不打一处生。现如今，再听到这类话，我不仅反感且觉着腻歪。人一生，就那么几十年的工夫，一眨巴眼就到头了，还操个什么劲哟！与其穷毕生的精力，在天上寻找爱的幻影，不如在地下寻找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爱情，应该是上升到天空，又落实到人间的。如那对“田头夫妻”，你可以笑话他们生活的凡俗，你可以讥讽他们志趣的平庸，但你不能抹杀他们的爱情和人生。

以上的话，对于那些爱的“圣徒”们来说，可能有点不中听，甚至是一种大渎了。

我所有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都是自然上帝的儿女，都是凡人肉身，为什么不能面对油盐柴米，面对天空大地，讨一点平凡的爱情，过一点俗日子——如那对“田头夫妻”。

看社戏

昏黑的天，刚生出第一窝星崽儿，女房东小桂子便咚咚上楼来了：“喝罢汤了？”（河南农村对晚饭的称谓）

“喝罢了，就走么？”我一把将儿子喝剩的小半碗玉米粥夺下问。

“走，快去岗河村看戏哩。”桂子催道。

“噯！”我旋即抱起儿子，拿过板凳，与桂子一道，沿着白生生漫着月光的乡路，汇入四乡八村看戏的人流中……

今晚的“草台野戏”，就搭在我居家的小刘村不远的岗河村。说是“草台野戏”，一点也不辱没了它：破的帘，简易的木料，疙瘩不平的台面……这种寒碜的挂着“穷村陋闾”相儿，带着浓郁乡间俗俚味儿的“社戏”，在某些城里人的眼中，是“野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猥杂。我自己虽说还未浅薄到对此高抬贵眼，不屑一

置的地步，但一开始对豫剧，对这种土掉牙的土梆子戏，也是不怀好意的。我总感到这种土梆子戏的精神实质便是一吼三叫，嘴里像含了包炸药，一出腔，便可震得风云星辰变色，三山五岳乱抖嗦，及至后来到了河南，尤其是搬到农村后，由于日深一日地听，高音喇叭日出夜伏地薰炙，竟也就听顺了，入门了，觉得出它的好，它的土、俗之韵味了。

我们赶到时，已是锣鼓喧天，观者如墙，开戏有一会儿了。只见戏台旁有着许多摆零食摊儿的：瓜果小糖，烤红薯，炒凉粉，各色纷呈。钱虽要得不轻贱，却不乏人买。我也要了一只烤红薯给儿，那热腾腾香喷喷的薯气，很给人一种“暖幼温贫”之感。

盼着这个好日子——盼着“社戏”，已很有些时辰了。刚来了的那会儿，就听说此地的每年阴历九月十五是赶庙会的日子，届时商贾密集，百戏相随，热闹得不得了。

然而此刻我却无奈得昏了神。近台早已没了空，我抱儿正急得上钻下拱，旁边一位大嫂发了慈悲，挪了挪地方，让我进去。桂子心眼一活，也就势跟了过来。

我问大嫂，今晚唱的啥戏？答曰：大刀王怀女。真个是好蹊跷的戏名！我在心里好一番思量，却仍是估不透它究竟是“大刀”——王怀女哪，还是“大刀王”——怀女？

我承认，我并不能听懂所有的戏文，我也不是生、旦、净、丑都耐烦看。戏剧中，我的偏好在青衣花旦。我喜爱青衣的凤头绣鞋，绿裙衩里露出的红里子；我喜

爱花旦的兰花指、甩水袖、水上飘样的小碎步，以及不温不火、缠绵悱恻的唱腔。

儿子却喜欢看戏里的行头及翻跟头。只要那个抹着刮锅灰样脸的武丑一出来，他的小眼珠儿便恨不能飞出来，随着那武丑的一翻一腾一踢踏，他小人家也跟着乱动弹，瞎使劲。然而那武丑的翻跟头，却每令我心悸发怵。台面恁小且又恁不平，他要稍有闪失，一个跟头岂不砸了大家？好在我此虑纯属杞人忧天。那武丑无论怎生地翻，哪怕就是来个“燕展翅”、“顺风旗”的绝活儿，却也是能贴台边儿稳稳地刹住，险愣愣地看似要掉，就是掉不下来。

我最怕的是老生老旦出场。他们老人家只要一上台，仿佛就生了根，不磨蹭不泡上几根烟时，算是下不了台。我心烦地盯着台上的一老先生，看得快打熬不住时，霍地一阵咚咚哐哐聒动天地的锣鼓弦铙骤响，随之一手持大刀，腰间插满了彩旗的武旦，破帘一掀，碎步疾疾老到地走了一个大全台，继之一个漂亮的大亮相——我暗忖，今晚的重头戏，主角“大刀王怀女”，非她莫属了。但见她翻过青龙战袍，耍过一阵大刀后，竟直逼老生大骂而去。老生被骂得连连败退，无以招架，终于逃向后台去。我感到大欣慰，却同时生了点小遗憾，那武旦刚才指鼻子大骂老生时，兰花指过于粗大了，实在少点美感。这一偶然发现，使得我在后来，老爱盯着旦角的手看，并无法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几乎所有旦角的手，莫不都粗大得有如半个蒲扇，尤其是云起手来，真能遮住半个天。

台下的观众却不理会什么兰花指。他们全部的审美情趣审美热忱都集中在戏情上热闹上，集中在花花绿绿的行头和文唱武打上。尤其是那个身怀绝技的武丑，收场大吉时一气翻了三十八个跟头，简直疯狂了台下的每一个人，笑破了清寂初寒的深秋之夜……

次日，锣鼓家伙响起得更早。太阳还悬在西天沉着地燃烧，便已有前村后队的人，不绝地去赶戏了。

今晚出的戏码叫《老包坐监》。关于包公的戏，民间早已演得烂熟。最著名的当首推《铡美记》了。我小时看过这个戏的京剧，却丝毫不记得还有个什么《老包坐监》。我生疑这戏绝不是包公戏的正宗嫡传，早出“五服”了。看来这又是当地人的别出心裁，生造出来的老包新传。如此编下去，包老爷不仅可以坐监，且能逃狱，乃至东山再起，挂帅讨征哩……

姑不论戏码怎生地瞎编乱造，台上的老包却唱得十二分地卖力，血气沸腾，声贯丹田，包括那一招一式都功夫极深，成熟到家。惜乎的是那些配角，不是唱得跟不上锣鼓眼儿，便是手脚动作不配套。好在这些小小的瑕疵，并不能打退台下看客的热情，豫剧毕竟姓豫。据说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密县有个崔庙，四个月竟连演了380个不同剧目，一时传为美谈。

作为中国“四大梆子”之一的豫剧，是拥有剧团最多的全国第一大剧种。它的腿最长，生命力最强。它不像京剧那么多的老框老套，也不像昆曲那样的高深古雅，它的全部特征个性，就在于它的不搭架子，不宥

陈法，土极且又俗极上。由于河南地处中原，五方杂居，便在客观上形成了豫剧兼收并蓄的优点。不分调名，亦无板眼，乃“郑声之最”。有人统计，单就《朝阳沟》一出戏，便有越调、曲剧、道情和河南坠子等数种。无怪乎当地有俗谚：“一清二黄三越调，梆子戏是胡乱套。”可别小觑轻贱了这胡乱套，它不仅是豫剧的一大特点，还是迎合自己的“衣食父母”——掏农民腰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目前戏剧日渐势微的情形下，似乎还独有这个胡乱套的豫剧，未见膏肓蒿垮，不靠官办俸禄，活得有滋有味。

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对豫剧感到兴趣，毋宁说是对当地的人文环境——对看戏和做戏的人更感到兴趣。生成在城市，过去只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社戏，领略过那般“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的浑厚古朴的乡土气息。而今，我就寄生在这“荒村鄙邑”，杂夹在这拨散发着泥土味葱蒜味的乡下人中，这个中滋味，确实是越咂摸越滋味。

看至三分之一时，我忽地来了心血，抱儿转到了后台。说是后台，也就是一布之隔的露天空地，拥着些许看稀罕的观众。其时只见伶人们有的练拳脚，有的在念台词，旁边一个把眉毛扯得细弯弯的猫儿脸姑娘，正对镜将一只翠玉簪子，斜斜插在油光水滑的发髻上。我来了兴致，凑上去想看个仔细。这一细看不打紧，那脖子上、耳根后，粗糙的皮肤，积年的老垢，全看个一清二白，说她两个月没洗澡，未必十分的错。再细看那粉墨上妆的家伙，连伪造的都不如。尤其是那胭脂，很像

是廉价的广告颜色。见那猫儿脸姑娘毫无忌惮地直往脸上抹，我终于憋不住搭腔了：“这东西对皮肤有害呵！”

猫儿脸姑娘一怔，望望我道：“没事儿，俺们用的就是这，惯了。”

话既搭上，我有意多问了几句。得知这是一个自发性的农村业余梆子剧团，哪儿有庙会往哪儿赶，东食西宿，四乡为家，有时连唱一个月也下不来。

正聊着，突然边上一个花脸猛地打了个喷嚏，溅到猫儿脸姑娘的颊上，姑娘愀然作色，朝那花脸打了一下。

“妈，他怎么也会打喷嚏？他是真人还是假人？”儿子忽地来了精神头，指着花脸问我。

未待我作答，花脸上前笑摸摸儿子头道：“你猜呢？我是真人还是假人？”

逗笑间，我才注意到后台的另一端，支了个硕大无比的锅，锅边放着一案面条和青菜。我估摸这是给伶人们用的夜餐，却又觉得太寒酸了些。这些不经饿的面条青菜能挡什么事？能支补他们一晚上大功率的体力消耗么？

看出我的疑虑，花脸道：“俺们这是包场，只给钱不管饭，一场下来才三百元，不敢大吃大喝呀。”

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这些伶人们在台上演尽王侯风流事，替人儿女说相思。殊料，背后却包藏着生途的坎坷，世事的艰酸。混口饭吃——难哟！

“妈，你看，那有个小孩！”儿蓦地打断我的沉湎。

顺他的小手指望去，果然见那边石头上坐着一青衣少妇，正在奶孩子。走上前去一照眼，竟是昨晚那个武旦——那个演“大刀王怀女”的女主角。

“今晚你还不上场？”我坐到她边上，老相识样地问道。

她看我一眼：“今晚我的戏少，后半场才上。”

“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出来演戏还带着？”

“六个月了。不带咋办，扔到家里没人带。”

“你又演戏，又拖着个奶孩子，太辛苦了。”

“没办法，就是这吃四方的命呗。”

她告诉我，她五岁便进了戏班，现在戏龄已二十年了。她在这个戏班是二号台柱，平时挣的钱，除了补贴家中二老，还要赡养儿子。她的丈夫与其他女人有染，基本对她娘儿俩不管不问。

这时节，那孩子兀然地又吐又拉，弄得那女戏子一身满怀。“俺这孩儿这几天受凉了，老吐老拉……”她边说边打扫身上。我帮她抱孩子当儿，留神到这孩子又黄又瘦，蔫蔫的一副没神样儿。

“快，准备上场了！”这时，昨晚那个演包公的男演员急急走来招呼女戏子了。他从我怀里接过孩子，又帮那女戏子理了理裙衩，一同往台上走去。

第三天晚上，猎猎地起了五、六级北风。我揣了药，带了包儿子小时的裤褂，又匆匆赶到戏场，但见风雨无阻戏场又是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一村演戏，众村皆至，我似乎很能理解这些乡下人戏瘾头的之大。“百